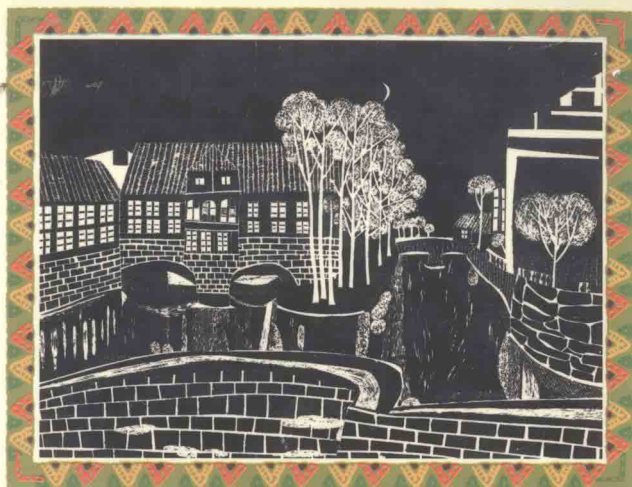


J INZHANWENCONG
金盏文丛
主 编 高松年



HUSHANFENGYUE

湖山风月

● 赵征 赵缨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JINZHANWENCONG
金盏文丛
主 编 高松年

HUSHANFENGYUE

湖山风月

◎ 赵征 赵缨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山风月 / 赵征, 赵纛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12

(金盏文丛 / 高松年主编)

ISBN 7-80171-401-6

I. 湖... II. ①赵...②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151 号

金盏文丛 (第一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杭州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 字数 2494 千字 插页 20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80171-401-6/I · 285

总定价: 198.00 元(共十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人们从西湖的西泠桥上走过,就会看到一座红柱翘角的慕才亭屹立在桥堍。亭里原来有一座坟墓,墓里埋葬着南齐时的美女、歌女、才女苏小小,连同她的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

苏小小之墓没有梁祝化蝶的浪漫传说,没有小仲马笔下茶花女之墓挖掘时的惶悚和揪心,却是千百年来令人瞩目的西湖一景,是一批又一批文人骚客吟哦不休的人文景观,是一代又一代杭州女人怀孕后预测生男生女的游戏之地。慕才亭上“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一联被文学大师茅盾称作西湖楹联中的佳联。苏小小,完完全全地和西湖的美丽融在了一起。

苏小小和西湖一样永恒。她的美,她的爱,她的传说,非但没有在时间的长流里腐烂,而且被冲洗得越来越光华夺目。她像一曲缠绵的乐曲,穿透长长的历史,飘逸在永远的西湖上空,至今每个音符都能打动人们的心魂。



目 录

第一章	似梦如幻的仙乐和仙女	1
第二章	幽雅中的血光剑影的故事	28
第三章	诗情和疯狂同时袭来	46
第四章	爱的清流遭遇权势的泥石流	84
第五章	希望和绝望编织起来的离别	112
第六章	风风雨雨侵袭着西泠	139
第七章	爱心是关不住的	171
第八章	是谁逃进了陷阱	198
第九章	爱情背面的伤痛	226
第十章	上上下下的大碰撞	255
第十一章	生命里不能没有你	286
第十二章	爱情的故事各有各的诠释	315
第十三章	没有结尾的尾声	346



第一章 似梦如幻的仙乐和仙女

—

那是南齐王朝初期，早春二月的一个夜晚。轻灵的毛毛细雨，像仙女的衣袂，飘忽在西湖的夜空。

在宝石山下的大路上，急急走来一个年轻的公子，一副沉迷的样子，沁凉的雨沫落在头顶的紫纶巾上、脸上和披在身上的蓝色大氅上，他似乎毫无感觉。他那气宇不凡的脸上布满了一种向往，剑眉下清亮的大眼睛里笼着一种痴迷。他仿佛去追寻什么，注意力十分集中。

他叫阮郁，从建康来到钱唐的头一天便着迷了，迷上一位仙女似的少女！他要去找那位美少女。

阮郁走着走着，有时踩进泥洼里，有时

湖
山
风
月



踩在石子上，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偶尔有夜行人迎面过来，也没引起他的警觉，只顾往前走着，如入无人之境。不一会儿，脸上积聚起一层薄薄的雨露。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走着，仿佛就这样一直走下去，走尽西湖的路，走完世界的路，一直走到他心中的目的地为止。

抬头，可见高悬在宝石山顶的巨石的黑影，仿佛在雨雾中漫漶开来，从天上重压下来，给夜行人一种恐吓感。侧视，可见横亘在湖面上的孤山的黑蓬蓬的影子，像一个仰天而卧的大佛侧面的头像，对着雨蒙蒙的夜空作着湿漉漉的祷告。阮郁全然没有夜行者的恐怖和胆怯，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 him 无关，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他全部的意识里，只有一个人影，只有这个人影发出来的一种声音，那就是苏小小和她的琴声。

一想起苏小小，阮郁的耳边就响起一连串的音符，像叮叮冬冬的水乐洞泉水，像九溪十八涧的溪水，汨汨有声，一边蜿蜒流淌一边欢快地歌唱。在那琴声的清流里，映着一个绝色少女，簪着珠翠的高高的堆螺髻，出墙红杏一般的秀丽脸蛋，盈漾着少女的青春气息，溅珠滚玉般地跳动着少女的笑声和歌声。这少女便是苏小小啊，一个使阮郁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之神牵魂系、顶礼膜拜的女神。苏小小，琴声，在阮郁心里重叠着，交织着；仙女，仙乐，在阮郁的生命里交织着，重叠着。

“苏小小！”阮郁在心里呐喊，用燃烧的青春情怀在呼唤，用生命的火焰在嘶叫。

由于阮郁全部的神经都集中在苏小小三个字上，只顾奔苏小小所在的西泠而去，不经意间，身子被斜路里抬出来的一顶轿子擦了一下，趑趄趑趄的，差点儿跌倒，在将倒未倒的时候他顽强地直起了身子，继续往前走着。

“你没生眼睛？”前边的轿夫骂骂咧咧。

他怎么会没生眼睛？只是他的眼睛里只有一个似花如月的苏小小，影像是如此清晰，如此生动，才将其它的一切都视若无睹。他顾自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脑子里依然是苏小小，苏小小。

“这是个醉鬼！”后边的轿夫在趣笑他。

他在晚餐时是喝了一点酒，可根本没有醉。他脑子里清醒得很，明白得很，他要去找苏小小。苏小小是西湖上空的一轮月亮，把西湖的水光波影涂抹得似梦如幻，把西湖的柳荫花丛勾画得似诗如画，把他的生命吸引出爱情的潮汐。如果说醉，那不是酒醉，是苏小小使他醉了，完全醉了，全身的细胞都醉了，醉得脑子里只有西湖上空明月一般的苏小小。阮郁又一次撞着那座轿子。因为那顶轿子已经停下，而他只顾低头赶路，怎能不撞上呢。他的眼前旋升起一股浓雾，连同想象中的苏小小一起随着雾团飘升。他甩了甩头，那团浓雾随之涌起来，而苏小小却在雾中起来，飘舞起来。

“这是个疯子！”轿夫们围着他骂，围着他笑。

谁是疯子？他阮郁会疯傻么？他脑子里清晰得很，他是来找苏小小的，不怕下雨，不怕路滑，不怕撞上树木，不怕撞上轿子。为了能找到苏小小，他什么都不怕。为了能见到自己心中的女神，有什么好顾忌的！

“不要管疯子，快去敲苏小小的门！”轿子里响起一个男中音。

前面提着灯笼的人立即向前走去，灯笼的光晕像一团金黄色的球，被光线放大了的人影变成一头巨大的狮子，仿佛在表演狮子滚球。这倒是提醒了阮郁，他神往的苏小小的家到了。他抬头四顾，没错，这是地处西泠的苏家。石径两边是高大的伫立天表的松树和柏树，像两列雄纠纠的卫士在替苏小小站岗；弯弯曲



曲的石径尽头才是苏家大院，院墙四周是依依垂柳和丛丛绿竹。尽管阮郁只是晌午时分头一次到西泠，可绿荫深处的苏家这幅画已像木刻一般刻在他的脑子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一种淡淡的好闻的馨香吸入，散盈在肌体里。这种令人陶醉的暗香不知是哪棵花树、何种香花溢放出来的，像云雾一样地笼罩在苏家周围的空气里。这是他傍晚时到这里来就体验过的。此时，这股芳香更使他确信此地是苏家无疑。他激动地想喊叫，湿乎乎的嘴张开了，发出的却是一声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清的低唤：“苏小小！”

这时，提灯笼的人已经在拍苏家的门，开始是轻轻地拍，见里面没有反响，就越拍越重了。拍门声在静谧的夜里变得格外响亮，格外刺耳，与这幽香的空气和沉睡的西泠十分不协调。

还是无人来回答这吵闹的敲门声。

“快开门哪，我家胡老爷要听苏小小弹唱！”拍门的轿夫见没有反响，就直起脖子喊叫。

喊声落地，苏家院子里还是岑寂无声。

又是一阵急骤的敲门声，交叠着声声喊叫。

短暂的静默中传来一声猫头鹰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啼叫。是不是猫头鹰也对这种大吵大闹表示不满？还是苏家习惯于用沉默对付这种无端的骚扰？

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影，从轿子里慢慢地出来，走向苏家，发出略为沙哑的叫声：“我是胡大甫，来听苏小小弹唱！”

哦，原来此人就是胡大甫。傍晚在西泠，阮郁听人说起过他。

叫声刚落，听见院墙里面有了响声，还有一团大约是灯笼的红光升上空中，清晰地听见一串脚步声由远而近地传来。

是谁来了？会不会是苏小小？

“客官请息怒，苏小小今晚只演一场，刚刚收场，看客都已散

去,我家小小太累了,已经睡下,客官请回吧。”在门内回答的是一个略显衰老而低缓的女声,显然是苏小小的姨娘。

“今晚我设宴招待孟观察使,错过了这一场。苏小小就为我再演一场吧,我胡大甫出钱包场。”胡大甫见门缝里透出的光线,立即客气地说,声音仍然是低暗而沉浊的。

“我家小小真的很累,如果累病了明天就不能为大家表演,胡老爷还是明晚来吧。”姨娘平和地与之周旋。

“我既然已经来了,那就随便为我弹唱几个曲子吧。”胡大甫没有离开的意思。

“胡老爷是钱唐的头号富翁,你们不开门,我就把门撞开。”拍门的轿夫大喊大叫。

敲门声更响,仿佛擂动战鼓一般。

响起抽开门闩的微小的声音,紧接着大门裂开一条缝,渐渐呈扇形徐徐打开。

“阿黑,把他们赶走!”姨娘低声威喝。

从门内冲出一只健硕的黑狗,抱着对主人的忠诚和对无礼者的愤恨,“汪汪汪”地狂吠,像苍鹰俯冲一般地张着嘴急冲过去。

“妈呀……”刚刚还仗势欺人的轿夫吓成了龟孙子,转身就逃。

胡大甫自然也采取逃跑主义,可惜没逃几步就跌倒了。而提灯笼的轿夫又被伏在地上的胡大甫绊倒,手里的灯笼也甩在了地上。里面的蜡烛一下子就把灯笼壳子点燃了,呼地窜起一团熊熊的火球,火势倏忽之间便蔓延开来,烧着了胡大甫崭新的锦衣。

肯定是这团在黑夜里十分耀亮的火光阻挡住了黑狗的进攻,黑狗只是连珠炮似地对着火光嚎叫。



在惊慌和恐怖中，轿夫们扑灭了胡大甫身上的殷红的火苗，哆嗦着摸黑将胡大甫塞进了轿子里，慌慌张张地抬起轿子溜了。

欢送他们的除了狗吠，还是狗吠。

姨娘轻声将黑狗唤了回去，又吱呀一声关上了大门。

一切复归平静，是深夜尘嚣绝迹的荒旷的死寂。

不平静的是阮郁那颗历经了这场闹剧的心，是那颗写满了苏小小三个字的心。

苏小小像人间胜地西湖一般的美，竟然会有人像践踏湖边草地一样，企图随心所欲地骚扰苏小小。亵渎美的人一定是居心不良的。可恶！

此时，噪音已经消失，空气里那股淡淡的芳香变得更加沁人心脾，不知名的小虫的低唱显得此起彼伏。春夜，是恬润的，安详的，美好的。阮郁愿意静静地站在这里，哪怕细细的毛毛雨在他眉梢上积聚起露珠，哪怕春夜的寒意侵蚀着他的肌体。在这里，虽然他不能如愿以偿地又一次看到苏小小，然而毕竟和苏小小靠得很近，那颗骚动的心也似乎安静了许多。

静静的夜，静静的西泠。忽然，他听到呼唤他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像空中的一根游丝一样向他飘过来。

“阮公子，你在哪里？”这呼唤的声音终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寻觅是急切的，声音是焦灼的，甚至带有一点惶惶不安。听得出，呼唤他的人正是随从阮二。此时，他才醒悟过来，他被心中的念头驱使着离开客栈的时候，既没有骑青骢马，也没有带阮二，更没有带雨具，就这么鬼使神差似的，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所驱使，急冲冲，跌撞撞，奔西泠而来。现在，一定是阮二发现不见了主人，茫无目的地在寻找他了。

声声呼唤带着些许焦急，由远而近地传来。他侧耳倾听着阮二那熟悉的声音，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这才发现层层黑暗中

有一盏红灯笼向自己移动过来。他想回应一声，可是又不敢发出声音。他怕自己的声音打破了西泠的宁静，吵醒了苏小小的好梦。他甚至希望阮二不要再叫唤，悄无声息地来接他就是了。悄悄地来，悄悄地去。

当灯笼的光晕照耀着阮郁的时候，阮二那张厚朴而年轻的方脸上简直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作为一个随从，还有什么比走失了主人更急人的事呢？此时，他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主人，正张嘴想说些什么，却被阮郁用手势制止住了。

阮二在前面引路，恪尽职守地用灯笼为阮公子照亮路面，心里却有些纳闷：为什么公子不许他说话？

直到走出好远一段路，阮郁才带点负疚似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公子，我一看不见了你，赶紧去问客栈门口的行人，都说不知道，真急得我快跳西湖了。后来我想，傍晚时我跟你去过西泠，公子好像很喜欢听那里的琴声，是不是又去那里听琴啦，于是我就到这里来找你，果然找着啦，真是造化。”阮二一口气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完了。

“你懂得我。”阮郁轻声地说，自我解嘲似地笑了。

“阮公子，快回去睡觉吧。”阮二年纪不大，却也懂事。

二

夜间，阮郁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阮郁静静地仰天躺在客房的木床上，双手枕着头，双眼睁得大大的，望着窗外迷迷蒙蒙的淡白。他知道，那淡白的前方是西湖，西湖的一隅有个郁郁秀秀的西泠。导致他失眠的正是西泠那个挥之不去的苏小小。他并不因为失眠而焦虑不安，并不因为睡



在隔壁的阮二发出的鼾声而懊恼，反而觉得可以慢慢地品味他的魂系神牵的遐思，可以享受夜深中柔和而恬静的气氛。

他不知道在黑暗中躺了多久，也不知道此刻是什么时辰。以前睡在宏丽的太尉府里，梦醒时分可以听到更夫打更的声音，而此时睡在西湖边上，只能听到湖波拍打湖岸的恋歌。他的思想朦朦胧胧的，散漫地随意地在夜空中游移，有对苏小小的多角度的想象，有对未来的恋情的揣测……

白天，阮郁游了许多西湖景点，晌午时分信步来到西泠，不料他的生命之舟就荡进迷恋的碧湖里。

阮郁是昨天到达钱唐的，在客栈里住了一夜之后，今天清早就骑着青骢马去游西湖。他一下子就被西湖吸引住了。看，宝石山、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南屏山环拱着一湖烟波渺渺的碧水，湖山互相映衬，岚影波光分外迷人；西湖周围花树蓊郁，楼台隐约，真是气象万千。他骑马环湖而游，在柳浪中倾听鸟的合唱，在花港观赏水中游鱼；灵隐寺的观音塑像令他顶礼膜拜，湖畔眺望孤山使他心旷神怡；在玉泉观鱼快乐得像一条鱼，在拱桥上觉得自己不是站在桥上而是踩在彩虹上；吴山热闹得很，而金沙港附近倒是个幽静的去处……西湖真是太美了，太好玩了。如果拿建康的玄武湖相比较，西湖是妖娆多姿的西施，而玄武湖是个未曾打扮的健美的村姑。

晌午，阮郁悠然来到西泠。西泠的幽美吸引了他，他将缰绳交给随从阮二，自己则随意漫步。淡淡的雾霭从林间升起，阮郁站在苍翠的松柏下，闻到了一股草木芳菲之气。他作了个深呼吸。猛然间听到一阵乐曲清晰地朝他波动过来，一下子淹没了他，震撼了他。他不由自主地集中了注意力，带着几分新奇，几分惊讶，侧耳倾听流泻过来的声浪。那是一串琴声，如一串串在玉盘上滚动的珍珠，那么悠扬动人，那么让人陶醉。一个接一个的

音符跳跃在黄昏里,把安静的暮色弹活了,弹醉了。

醉在琴声里的是阮郁。

这琴声是从石径尽头的围墙里面的楼阁里流泻出来的。这仙乐一般的琴声,弹奏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定是仙女一样的少女吧?

阮郁让随从阮二牵着青骢马远远地站着,自己则不由自主地沿着石径往前走去,脚步轻而又轻,唯恐惊动了在窗口弹琴的那个美少女。

他终于看到绿竹掩映的楼阁和临窗弹琴的那个少女,心中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奇异的骚动。这是一个穿白色衣裙的少女,白皙的皮肤和秀媚的脸,看去就像一棵盛开的白玉兰。他站在青草萋萋的路边,微仰起脸,看见少女的上半身和那张微微低俯的头嵌在长方形的窗框里,就像在赏看一幅高高挂着的仕女图。随着少女的双手迅速而轻快地在琴弦上跳动,带出一串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的动听的乐曲,合着曲调的低徊和上扬而自然而然地起伏着身子。那少女全神贯注地弹奏着,仿佛整个心灵都融化在那些音符之中了。绿竹环护着的楼阁仿佛迷蒙着一层绿意,和黄昏融合在一起,有一种青幽幽的朦胧,加上少女和琴声,就好像来到一个虚幻的境界,不知是人间天上,还是天上人间。这仙女、仙乐和仙境确实吸引着青春年少的阮郁,迷住了这个长期禁锢在官宦之家的公子,震撼着他的心,疑是来到仙境阆苑。

阮郁就这样静悄悄地独立黄昏,凝视着那少女的面影。他极想仔细地赏看那少女的脸,赏看那少女的手如何像啄木鸟一样在琴弦上跳动。只有当她微微抬起脸时,他才能用目光描摹这张绝代佳人的脸。一张完美的鹅蛋脸,眼睛大而细长,脉脉含情,鼻子与前额构成一条直线,双唇丰满红润,非常美丽。在绿树秀竹的幽光里,她完完全全是一个从天上来到人间的仙女。



阮郁完完全全地入了迷。是罕见的少女的美丽还是琴声的动听,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弹琴的少女弹得入了迷,殊不知墙外的听琴者更是陶醉。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阮郁还是呆呆地站着,听得那么痴,竟不知身在何处。那梦幻似的美貌少女,和她弹奏乐曲的那份沉醉,白色衣裙包蕴着的躯体随着乐曲的变化而律动,这一切通过她营造出来的氛围传染到阮郁身上,使他感觉到全身都充满着某种难言的强烈的情绪。他已迷失在这种情绪里了。

终于,当一支曲子结束之后,少女停止了弹奏。她举起了灵巧的玉手,慢慢地站了起来,不经意间发现围墙外面有一个忠实的听众。也许是这意外的发现使她没有急于离开,像是满足,又像是依恋,而将双手又轻轻地落在瑶琴上,抚摸起琴弦来,像一个母亲在抚摸自己的婴儿。就在此时,阮郁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的热烈的目光和那少女的含笑的目光在昏蒙蒙的暗淡里对接上了。

这是一种无比美妙的感觉,一种无比奇异的感觉。他想他一生都无法忘记这一瞬间的感觉,那样强烈地震撼着他。

少女那对眸子在黄昏里炯炯燃烧着,带着热力的目光俯视着他。也许是真的如此,也许是他多情的想象。

美丽的事物加上想象的七彩光环,就会变得更美。那少女在阮郁充满幻想和多情的目光里真是美若天仙,一种从未见过的美,使他眩惑了。

正当他被那少女的美迷惑的时候,他好像在睡梦中被一个声音叫醒了。那是随从阮二见公子呆立多时,直到天色将晚也不知返回,就把白马拴在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上,径直来唤他了。阮郁好像被人从美梦中吵醒,心中老大的不快。他侧过脸去责怪阮

二多事,然而当他再回过头时,发现窗口的少女已经不见了。阮郁心中怅然,若有所失,又转回脸来迁怒于阮二。瞧,眨眼之间仙女不见了,不怪你多嘴的阮二又怪谁呢?

阮郁仍在路边等待,等待仙女的重现,等待仙乐的再度奏起,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站了很久,只感到那股芳香阵阵袭来,他简直怀疑是仙女的衣袖之香。感觉真是奇异,情绪真是眩惑,这是他有生二十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阮郁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直觉:首次获得的奇妙的感觉,注定会发生离奇的故事。

阮二怕再受主人的责怪,悄悄地后退。这一回,阮郁也不无惋惜地跟着后退了。透过枝叶的间隙,阮郁看见载着从孤山回来的游客的渡船正缓缓地靠上西泠渡口。断桥桥不断,孤山山不孤。那是后来有了白堤之后的说法。在苏小小的时代,孤山正是粼粼碧波中一座孤峭的山,没有横卧孤山与西泠之间的拱形桥,也没有连接昭庆寺与孤山之间的长堤;游客要去孤山游玩,就得在西泠渡口上船渡到孤山脚下,回来自然也得靠渡船在西泠渡口上岸。此时,有十几个人散散漫漫地站立着,朝阮郁走来的方向指指戳戳,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游客中也有加入这一行列的。阮郁心中有些疑惑,这些人在这里指点什么?议论什么?于是便叫阮二去探听一番。

阮二混到人群中站了一会,就回来禀告:“满城争说苏小小,我只听到这一句话。”

“苏小小是什么人?”他有些不解,发出一声询问。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刚才那个弹琴的姑娘呀。”阮二朝隐约在树林中的苏家大院一指。

“苏小小怎么啦?”阮郁脱口而问,不由自主地脸红了。

“公子,你还是亲自去听听吧。”阮二因为不能全部听懂钱唐



话语，便揶揄道。

听琴之后，阮郁便觉得琴声已变成丝丝缕缕的无形的丝线，把自己与苏小小系在一起了。他毫不犹豫地向人群走去，脸带微笑，稽首道：“刚才你们听到苏小小弹琴了吗？弹得多好哇！”

“你小子是哪里来的？苏小小在弹琴，我们都站得远远地听，怕惊扰了她，你怎么跑到那么近去听？”有一个站在轿子前面的相公揶揄地说。

“我刚从建康来到钱唐，不知就里，可能有些冒昧了。”阮郁不好意思地一笑，然后又眨巴了一下爱幻想的眼睛，问，“你们那么爱听琴？还那么关爱苏小小？”

众人听了阮郁大胆的问候，不禁带着一种激赏和好奇，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阮郁戏说起来。

“刚才你看清苏小小了吗？她的脸庞同西湖的荷花一样明艳，她的身材就像湖滨的杨柳一样婀娜，钱唐虽然没有搞过选美，但她是被公认的钱唐第一美女啊！”

“苏小小弹琴唱歌，连鸟儿都来应和。她跳起舞来，连仙女也下凡来和她一起跳。你不要不信，钱唐人都这么说。”

“苏小小妙处甚多，对答如流，出口成诗，便是其中之一。看你那文质彬彬的样子，一定知道大诗人江淹吧？江淹写了《别赋》、《恨赋》，才气横溢，天下谁人不知？听说江淹也知晓才女苏小小哩！”

阮郁听着，就像在听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听得入了迷。西湖好美，姑娘好漂亮，钱唐人好风趣！细想想，也不无道理。他阮郁从建康跑到钱唐，哪里见过像苏小小这样俊俏、颖悟的少女！他从懂事起就在太尉府里长大，作为阮太尉唯一的独生子受到各方的呵护和关爱，过着优越而刻板的生活，长到二十岁还没有喜欢过一个姑娘，还没有遭遇过奇迹般的爱情。可这回，到了钱